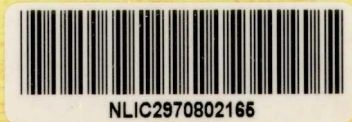


中华经典藏书

王国轩 王秀梅 译注

孔子家语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藏书

王国轩 王秀梅 译注

孔子家语



NLIC2970802165



中華書局

前 言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千古名文《报任安书》中述说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段话震撼了古今无数莘莘学子的心灵。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成为学术理想，也给后人留下两大永恒性研究课题。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是无穷尽的，古今之变也是长江大河，永远流淌。昨日之今，今日之古，今日之今，明日之古，环环相套，乃至无穷。

我们在探索历史人物、古今思想、社会思潮流变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一历史人物，同一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常展现不同的思想风貌，不同的语言符号，不同的抑扬褒贬。总是辉映着古今之变。就孔子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细心比对，就会发现孔子有各种形象，有《论语》中的孔子，克己重仁，言辞简洁，谦虚礼让，温良恭俭，春风扑面，诲人不倦。有《易传》中的孔子，仰观俯察，哲理深邃，语言概括，道究天人，充满哲人智慧。有《礼记》中的孔子，知识广博，思想宏大，理想高远，吸纳道法，言辞汪洋恣肆，个性极度张扬。此后魏晋把道家的自

然论融入孔子思想之中。唐代重振儒学，高扬道统，孔子成了道统谱系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宋明用本体和工夫探索孔子。时代演进，致使孔子思想风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不管怎样变化，仁这个主脉还是主导，只是内容不断丰富而已。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孔子家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用一句话概括：它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及当时一些公卿大夫的问对诂答和言谈行事的书。它似乎是一种资料汇编，是研究孔子及儒家不可或缺的资料。

有人会问，他的原初作者是谁呢？对这一问题有各种看法。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此书大体同《礼记》具有相同的思想、语言风貌。《汉书·艺文志》礼部著录：《记》百三十一篇。小注说：“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这部书现在已看不到了，估计在《礼记》和《大戴礼》中保存了一部分。《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和上二书风格相类，我们看本书，大概也属于七十子后学所为。

既然说是资料汇编，就难以成一家之言。《家语》中的孔子和上面提到的《礼记》中的孔子大体相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了道家 and 法家思想，人物更加生动形象，有血有肉。书里甚至有些故事穿插其中，增加了许多趣味性。

关于本书的编者，《四库全书》版王肃注本有一篇《后序》，其中说荀子曾把大批原始资料带到秦国，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本书确有一些法家思想，和荀子思想有相通之处。不过《后序》说是汉武帝时，孔子十二（一说

十一)世孙孔安国编辑的,似可备一说。

但这部书历史命运多舛,既没有进入经部,也没有引起朝廷重视。直到曹魏时期,著名经学家王肃从自己学生孔子后人孔猛那里得到此书,大喜过望,认为正好印证了自己对遍注群经的老师辈的经学大师郑玄的质疑。他为此书写序作注,以广流传。可惜从此《家语》也就走向了衰歇路。究其原因,大概和王肃有些关系,一是王肃佐司马氏,他是司马昭的岳父,晋代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外公,自然有攀龙附凤之嫌,甚至遭到道德非议。二是和郑玄作对,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处。三是郑玄已是大师级人物,已成高山,撼动甚难。另外也和本书内容有关。人们发现《家语》中几乎全部章节,都和《春秋传》、《国语》、《韩非子》、《荀子》、《尸子》、《文子》、《列子》、《礼记》、《吕氏春秋》、《尚书大传》、《韩诗外传》、《诗》毛传、《史记》、《大戴礼记》、《淮南子》、《说苑》等书大同小异。于是从唐代到近代,质疑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后来甚至出现王肃伪造论,几乎成了历史定讞。这样此书被大多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学者所冷落就毫不奇怪了。

上个世纪末期,出土文献中忽现与《家语》类似文字,王肃伪造说不攻自破,从此柳暗花明。随后有认定此书为“研究孔子第一书”的说法出现,虽说难免有溢美之嫌,但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节录本。尽管不是全貌,但四十四篇均有选文,选文尽量着眼于有思想性的章节。

译注工作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校对原典,找了几个

本子核对。标点注释，注释时有时觉得王肃注有可取之处，也不摈弃。为方便读者，译成了白话。为突出要领，还对选入篇章做了提要，并注明见于他书的书名和篇名，以便读者深入探索时比照，这些参考了清人陈士珂的《孔子家语疏证》。

学力所限，错误难免，敬祈指正。

王国轩 王秀梅

2009年7月28日于北京

目 录

卷一

相鲁第一	1
始诛第二	10
王言解第三	18
大婚解第四	29
儒行解第五	36
问礼第六	47
五仪解第七	51

卷二

致思第八	62
三恕第九	74
好生第十	80

卷三

观周第十一	86
-------------	----

弟子行第十二	94
贤君第十三	109
辩政第十四	118

卷四

六本第十五	127
辩物第十六	138
哀公问政第十七	144

卷五

颜回第十八	152
子路初见第十九	157
在厄第二十	165
入官第二十一	172
困誓第二十二	182
五帝德第二十三	192

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202
执轡第二十五	205
本命解第二十六	213
论礼第二十七	219

卷七

观乡射第二十八	230
郊问第二十九	234
五刑解第三十	236
刑政第三十一	244
礼运第三十二	252

卷八

冠颂第三十三	258
--------------	-----

庙制第三十四	261
辩乐解第三十五	265
问玉第三十六	270
屈节解第三十七	274

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276
本姓解第三十九	293
终记解第四十	300
正论解第四十一	305

卷十

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	313
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	320
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四	325



卷 一

相鲁第一

这一篇讲了孔子为官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是说孔子为中都宰、司空和司寇。孔子这时为官事迹，虽说散见《左传》、《礼记·檀弓上》、《史记·孔子世家》，但都没有本书详细。为官中都宰时，孔子制定礼仪，培育厚朴风俗，使社会养老爱幼，男女有别，死葬有制。受到定公重视，孔子升为司空。在管理土地上，先是辨别土地性质，看哪种土地适合种植哪种植物，这说明我们先人早已有了耕种经验。孔子做司寇的第二件事，就是坚守礼制，说服权臣，使鲁昭公墓葬与先祖之墓合二为一。孔子为大司寇，制定了法律，但因风俗美善，竟没有奸诈犯法之民。第三件事是夹谷之会，孔子在会中占尽风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是警世名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这是华夷之辨。至于斩侏儒，似和儒家思想不符。孔子还建议鲁定公隳毁了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大夫不合礼法的都邑，使鲁国的君权得到加强。夹谷之会，见于《左传》、《谷梁》、《史记·孔子世家》。隳三都，见于《左传》、《公羊》。《左传》无斩侏儒记载。《谷梁》说“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旧注说“欲嗤笑鲁君”，所以遭到斩首。可供参考。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①。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②。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③，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④。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

定公谓孔子曰^⑤：“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⑥，乃别五土之性^⑦，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⑧，孔子沟而合诸墓焉^⑨。谓季桓子曰^⑩：“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由司空为鲁大司寇^⑪，设法而不用，无奸民。

注释：

①中都：鲁邑，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一邑长官。

②器不雕伪：器物无文饰雕画，不作伪。

③槨(guǒ)：棺木有二重，里面称棺，外面称槨。

④不封：不聚土以起坟，因山丘为坟，无需聚土建坟。不树：坟周边不种松柏。

⑤定公：鲁国国君，名姬宋，定公是谥号。

⑥司空：主管工程、制造和手工业的官。

⑦五土之性：旧注：“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坟衍指肥沃平旷的土地。原隰指广平低湿之地。

⑧“季氏”句：鲁昭公二十五年，昭公讨伐季平子，失败流亡于

晋，死于晋地乾侯。季平子于鲁定公元年秋天把昭公葬于鲁先君陵寝墓道以南，不使与先君合葬，是一种贬斥行为。

季氏，指鲁国权臣季平子。

⑨沟：挖沟。合诸墓：表示同一墓域。

⑩季桓子：季平子之子。

⑪大司寇：主管刑狱的官，为六卿之一。

译文：

孔子刚做官时，担任中都邑的邑宰。他制定了使老百姓生有保障、死得安葬的制度，提倡按照年纪的长幼吃不同的食物，根据能力的大小承担不同的任务，男女走路各走一边，在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没人拾取据为己有，器物不求浮华雕饰。死人装敛，棺木厚四寸、槨木厚五寸，依傍丘陵修墓，不建高大的坟，不在墓地周围种植松柏。这样的制度施行一年之后，西方各诸侯国都纷纷效法。

鲁定公对孔子说：“学习您的施政方法来治理鲁国，您看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就是天下也足以治理好，岂只是治理好鲁国呢！”这样实施了两年，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了司空。孔子根据土地的性质，把它们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地、沼泽五类，各种作物都种植在适宜的环境里，都得到了很好的生长。

早先，季平子把鲁昭公葬在鲁国先王陵寝的墓道南面（使昭公不能和先君葬在一起，以泄私愤），孔子做司空后，派人挖沟把昭王的陵墓与先王的陵墓圈连到一起。孔子对季平子的儿子季桓子说：“令尊以此羞辱国君却彰显了自己的罪行，这是破坏礼制的行为。现在把陵墓合到一起，可以掩盖令尊不守臣道的罪名。”

之后，孔子又由司空升为鲁国的大司寇，他虽然设立了

法律，也派不上用场，没有犯法的奸民。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①，孔子摄相事^②，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③。”定公从之。

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④，揖让而登。献酢既毕^⑤，齐使莱人以兵鼓噪^⑥，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⑦，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⑧，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忤，麾而避之。

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⑨。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将盟，齐人加载书曰^⑩：“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⑪：“而不返我汶阳之田^⑫，吾以供命者，亦如之。”

齐侯将设享礼^⑬，孔子谓梁丘据曰^⑭：“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

事。且牺象不出门^⑮，嘉乐不野合^⑯。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⑰。

注释：

- ①齐侯：齐国国君。夹谷：即今山东莱芜境内的夹谷山。
- ②摄：代理。相：司仪。
- ③左右：正副。司马：掌管军事的官。
- ④遇礼：旧注：“会遇之礼，礼之简略者也。”
- ⑤献酢(zuò)：主客互相揖让敬酒。
- ⑥莱人：齐国东部一个少数民族莱国。鼓噪：敲鼓，呼叫。旧注：“搥鼓曰噪。”
- ⑦历阶：一步一级地快步登阶。
- ⑧裔夷之俘：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俘虏。旧注：“裔，边裔。夷，夷狄。俘，军所获虏也。”
- ⑨俳(pái)优：演舞蹈滑稽戏的人。侏儒：身体矮小的杂伎艺人。
- ⑩载书：指盟书，会盟时所订的誓约文字。
- ⑪兹无还：人名。旧注：“鲁大夫。”
- ⑫汶阳之田：鲁国汶水以北土地。
- ⑬享礼：宴会礼仪。
- ⑭梁丘据：齐大夫。

⑮牺象：牛形和象形的酒器。门：这里指宫门。

⑯嘉乐：钟鼓之乐。不野合：嘉乐是宴享正礼，应设在宗庙和宫廷，不得违礼而行于野。

⑰四邑：旧注：“郢、灌、龟、阴也。”一说龟阴为一邑之名。

译文：

鲁定公和齐侯在齐国的夹谷举行盟会，孔子代理司仪，孔子对鲁定公说：“我听说，举行和平盟会一定要有武力作为后盾，而进行军事活动也一定要有和平外交的准备。古代的诸侯离开自己的疆域，必须配备应有的文武官员随从，请您带上正副司马。”定公听从了孔子的建议。

到举行盟会的地方，筑起盟会的高台，土台设立三个台阶。双方以简略的会遇之礼相见，相互行礼谦让着登上高台。互赠礼品互相敬酒后，齐国一方派莱人军队擂鼓呼叫，威逼鲁定公。孔子快步登上台阶，保护鲁定公退避，说：“鲁国士兵，你们去攻击莱人。我们两国国君在这里举行友好会盟，远方夷狄的俘虏竟敢拿着武器行暴，这绝不是齐君和天下诸侯友好邦交之道。远方异国不得谋我华夏，夷狄不得扰乱中国，俘虏不可扰乱会盟，武力不能逼迫友好。否则，这不但是对神明的不敬，从道德上讲是不义，从为人上讲是失礼。齐侯必然不会这么做吧？”齐侯听了孔子的话，内心感到愧疚，挥手让莱人军队撤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齐国方面演奏宫廷乐舞，歌舞艺人和矮人小丑在国君面前表演歌舞杂技、调笑嬉戏。孔子快步登上台阶，站在第二阶上说：“卑贱的人敢戏弄诸侯国君，罪当斩。请右司马迅速对他们用刑。”于是斩杀了侏儒小丑，砍断手足。齐侯心中恐慌，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

正当齐、鲁两国就要歃血为盟时，齐国在盟书上加了一

段话说：“将来齐国发兵远征时，鲁国假如不派三百辆兵车从征，就要按照本盟约规定加以制裁。”孔子让鲁大夫兹无还针锋相对地回应道：“你齐国不归还我汶河以北的属地，而要让我鲁国派兵跟从的话，齐国也要按本盟约的条文接受处罚。”

齐侯准备设宴款待鲁定公。孔子对齐大夫梁丘据说：“齐、鲁两国的传统礼节，阁下难道没听说过吗？会盟既然已经完成，贵国国君却要设宴款待我国国君，这岂不是徒然烦扰贵国群臣？何况牛形和象形的酒器，按规矩不能拿出宫门，而雅乐也不能在荒野演奏。假如宴席上配备了这些酒器，就是背弃礼仪；假如宴席间一切都很简陋，就如同舍弃五谷而用秕稗。简陋的宴席有伤贵国国君的脸面，背弃礼法贵国就会恶名昭彰，希望您慎重考虑。宴客是为了发扬君主的威德，假如宴会不能发扬威德，倒不如干脆作罢更好。”于是齐国就取消了这次宴会。

齐国国君回到都城，责备群臣说：“鲁国的臣子用君子之道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偏偏用偏僻蛮荒的少数部族的行为方式误导我，招来这些羞辱。”于是，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四座城邑和汶河以北的土地。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①，邑无百雉之城^②，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③，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④。叔孙辄不得意于季氏^⑤，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⑥。孔子以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⑦，登武子之台^⑧。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⑨，费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